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第九辑：法国英国戏剧）

史诗剧

The Dynasts, A dram of the Napoleonic wars

统治者——拿破仑战事史剧（一）

〔英〕哈代 (Thomas Hardy) 著
杜衡 译

上海三联书店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第九辑：法国英国戏剧）

◆ 史诗剧 ◆

The Dynasts, A dram of the Napoleonic wars

统治者——拿破仑战事史剧（一）

〔英〕哈代（Thomas Hardy）著 杜衡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统治者：拿破仑战事史剧 / [英] 哈代著；杜衡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4
ISBN 978-7-5426-6063-3

I . ①统… II . ①哈… ②杜… III . ①诗剧—剧本—英国—近代
IV . ①I56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94036 号

统治者：拿破仑战事史剧 (1-4 册)

著 者 / [英] 哈代
译 者 / 杜 衡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封面设计 / 清 风
责任校对 / 江 岩
策 划 / 嘎 拉
执 行 / 取映文化
监 制 / 姚 军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电 话 / 021-22895557
印 刷 /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50×900 1/16
字 数 / 1750 千字
印 张 / 109.5
书 号 / ISBN 978-7-5426-6063-3 / I.1323
定 价 / 498.00 元 (1-4 册)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512-52601369

出版人的话

中国现代书面语言的表述方法和体裁样式的形成，是与20世纪上半叶兴起的大量翻译外国作品的影响分不开的。那个时期对于外国作品的翻译，逐渐朝着更为白话的方面发展，使语言的通俗性、叙述的完整性、描写的生动性、刻画的可感性以及句子的逻辑性……都逐渐摆脱了文言文不可避免的局限，影响着文学或其他著述朝着翻译的语言样式发展。这种日趋成熟的翻译语言，推动了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同时也助推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生成。

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学一直是以文言文为主体的。传统的文言文用词简练、韵律有致，清末民初还盛行桐城派的义法，讲究“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但这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情感、叙事和论述的表达，特别是面对西式的多有铺陈性的语境。在西方著作大量涌入的民国初期，文言文开始显得力不从心。取而代之的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用白话文的句式、文法、词汇等构建的翻译作品。这样的翻译推动了“白话文革命”。白话文的语句应用，正是通过直接借用西方的语言表述方式的翻译和著述，逐渐演进为现代汉语的语法和形式逻辑。

著译不分家，著译合一。这是当时的独特现象。这套丛书所选的译著，其译者大多是翻译与创作合一的文章大家，是中国现代书面语言表述和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实践者。如林纾、耿济之、伍光建、戴望舒、曾朴、芳信、李劫人、李葆贞、郑振铎、洪灵菲、洪深、李兰、钟宪民、鲁迅、刘半农、朱生豪、王维克、傅雷等。还有一些重要的翻译与创作合一的大家，因丛书选入的译著不涉及未提。

梳理并出版这样一套丛书，是在还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文献。迄今为止，国人对于世界文学经典的认同，大体没有超出那时的翻译范围。

当今的翻译可以更加成熟地运用现代汉语的句式、语法及逻辑接轨于外文，有能力超越那时的水准。但也有不及那时译者对中国传统语言精当运用的情形，使译述的语句相对冗长。当今的翻译大多是在

著译明确分工的情形下进行，译者就更需要从著译合一的大家那里汲取借鉴。遗憾的是当初的译本已难寻觅，后来重编的版本也难免在经历社会变迁中或多或少失去原本意蕴。特别是那些把原译作为参照力求摆脱原译文字的重译，难免会用同义或相近词句改变当初更恰当的语义。当然，先入为主的翻译可能会让后译者不易企及。原始地再现初时的翻译本貌，也是为当今的翻译提供值得借鉴的蓝本。

搜寻查找并编辑出版这样一套丛书并非易事。

首先确定这些译本在中国是否首译。

其次是这些首译曾经的影响。丛书拾回了许多因种种原因被后来丢弃的不曾重版的当时译著，今天的许多读者不知道有所发生，但在当时确是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再次是翻译的文学体裁尽可能齐全，包括小说、戏剧、传记、诗歌等，展现那时面对世界文学的海纳百川。特别是当时出现了对外国戏剧的大量翻译，这是与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兴起的模仿西方戏剧样式的新剧热潮分不开的。

困难的是，大多原译著，因当时的战乱或条件所限，完好保存下来极难，多有缺页残页或字迹模糊难辨的情况，能以现在这样的面貌呈现，在技术上、编辑校勘上作了十足的努力，达到了完整并清楚阅读的效果，很不容易。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首编为九辑：一至六辑为长篇小说，61种73卷本；七辑为中短篇小说，11种（集）；八、九辑为戏剧，27种32卷本。总计99种116卷本。其中有些译著当时出版为多卷本，根据容量合订为一卷本。

总之，编辑出版这样一套规模不小的丛书，把世界文学经典译著发生的初始版本再为呈现，对于研究界、翻译界以及感兴趣的读者无疑是件好事，对于文化的积累更是具有延续传承的重要意义。

二

2018年3月1日

統治者

——拿破侖戰事史劇

全劇分三部，十九卷，一百三十款，
劇中事跡經過的時間約計十年。

我聽到侮慢，恥辱，和冤屈的呼聲，
又聽到宣佈着戰爭的號角。

引言

一 哈代的生平

託馬斯·哈代，英吉利小說家，詩人，在一八四〇年六月二日生於離多卻斯特（Dorchester）三哩遠的上波克漢麥登（Upper Bockhampton）地方。這是在英吉利東南面比較偏僻的威賽克斯（Wessex）區域裏；在他的家宅後面，便是一帶稱為愛格登草原（Egdon Heath）的廣闊的荒野。哈代的出生地，跟他將來的文學生活是相着密切的關係；他的大部分小說都以威賽克斯為背景，那本著名的本地人的回來（詳下）也寫着愛格登草原上的事蹟；就是我們手頭的這一部統治者，如果原著者並不生在這個地方，恐怕也是不會寫出來的（參看著者的原序。）本書一翻開來的第一個場面，作者就把它放在威賽克斯隄岸上；不久之後，他就又寫述着愛格登草原上的瑣事了。

他是一家中的長子；父親跟他同名，也叫託馬斯·哈代（一八一——一八九二），是一個石

工。這位老哈代是個健康的人，漂亮，文雅，會拉提琴，喜歡跳舞和旅行，慣於過戶外的生活。母親琴蜜馬·斯威克曼·哈代（Jemima Swetman Hardy）（一八一四—一九〇四）是多卻斯特的地主的女兒，聰明，能幹，哈代在孩提時代，就受的這位母親的教育，一直到一八四八年八歲的時候為止。這一年，他被送到了波克漢麥登的小學校去。

哈代是在智力上非常早熟的孩子，還不會說話，卻已經能讀書；在八歲時，母親送他的禮物中已經有了德萊登（Dryden）的維吉爾（Virgil）翻譯約翰生（Johnson）的雷西拉斯（Rasselas）和聖·比野爾（Saint-Pierre）的保羅與維琪（Paul and Virginia，中譯離恨天）這一類決不是孩子看的書了；同時，他又被鄉村裏的多情而不識字的姑娘們僱用着，代寫情書。他在小學裏擅場的是算術和地理，習字卻成績極壞。一八四九到五〇這兩年間，他是在一家非英國國教的日校裏。一八五三到五六這四年，便是他的中學時代，這時候他攻讀拉丁文和算術，又學着圖畫。同時，他又跟一位私人的女教師學了一年法文。到一八五六，哈代年十六，他的正式教育就永遠告了結束，因為他的家庭狀況已經不能供給他再讀大學了。

父母當然想不到他們的孩子將來會成爲一位作家的，這時候便不得不開始爲失了學的哈代而煩惱。經過好久的考慮，他們決定把他送到多卻斯特的一位教堂建築師約翰·希克斯那裏去當學徒。剛巧，這位希克斯倒也是一位小規模的學者，他倒能够允許哈代把應該做事務上的工作的時間省下來，讓他去閱讀希臘的古典文學。哈代在這位仁慈的師父下一直工作了六年，到一八六二年，年二十二，他便出發到倫敦去，在建築師阿塞·威廉·勃朗非爾德（Arthur William Blomfield）的辦事處任事，以求建築學上的深造。

在倫敦，哈代也像對建築的事務並沒有十分的興味；平時，甚至在辦公室裏，稍稍有點空閒，他時常喜歡替同事們講說着詩歌。他爲人和藹，稍稍帶一點鄉村式的遲鈍，愛好音樂和演劇。當這時期，他還抽空在倫敦大學附設的夜校裏又讀了一兩學期的法文。

可是我們不能誤會，以爲哈代對於建築的業務是完全玩忽的；雖然沒有多大興味，但到底也有了相當的成就。在一八六三年，他曾經得過建築學會的獎金，同年，又因一篇論文而得了不列顛皇家建築學院的獎牌。這榮譽，曾有一時使哈代想做一個藝術批評家，但是不久，他就把這個希望

放棄了。

在剛到倫敦的幾年，雖然對文學已經有了長久的興味，但哈代卻彷彿還沒有開始了寫作的嘗試。一直到一八六五年，他纔有一篇最初的作品在欽勃雜誌（*Chamber's Journal*）上發表，這是一篇幽默文，題名叫做『我怎樣替自己造一間屋子』（“How I Built Myself a House”）。差不多同時，他是比較嚴肅的開始寫着詩，又把這些詩作向各雜誌投寄；但是不幸，他的早期的詩作是完全被拒絕刊登，一直到三十多年以後，在一八九八，纔得到一個印行的機會，而那時候，作為小說家的哈代，是早就有着極穩定的地位了。這一八九八年出版的集子，題名是稱為威賽克斯詩篇（*Wessex Poems*），實際上是哈代最早期的作品，而且裏面也包含了晚年所不及的寶貴的東西。萬一不幸，他在小說方面沒有達到這樣的成就，他的早期詩歌就此會永遠埋沒了，也是極為可能的事。

早期詩作的前途的黯淡使他把文學的嘗試轉向了小說的路上去。他的第一部小說成於一八六七年，題名叫窮人與貴婦（*The Poor Man and the Lady*）。他拿這原稿送到了 Chapman

and Hall 的書店去；當時，那書店的閱稿人便是約翰·莫里（John Morley）和在小說方面已享盛名的喬治·梅雷迭斯（George Meredith）。梅雷迭斯對這部作品的批評是說，設計太簡單了。哈代終於把這原稿拿了回來，自己毀掉他的第二部作品絕望的補救（Desperate Remedies），因為受了梅雷迭斯的批評的影響，便有意把故事弄得錯綜，便因此又受到『設計太複雜了』的批評。可是，這第二部作品卻得到機會在一八七一年出版，這算是哈代的第一部印行的書。

一八七〇年，哈代被公司派到康瓦爾去，擔任在那裏重建一座禮拜堂的職務。在這時期內，他認得了一位律師的女兒，愛馬·拉維尼亞·吉福德女士（Emma Lavinia Gifford）；四年之後，他就和吉福德女士在倫敦結婚。這是哈代的第一個妻子，他的一部叫做一雙藍眼睛（A Pair of Blue Eyes）的小說，裏面的女主人公，大都就是拿他的妻子為模型寫的，不過裏面的男主人公，卻完全不是哈代自己那樣的人格了。

在絕望的補救出版後一年，哈代就出版了第二部小說，叫做綠林樹下（Under the Green-wood Tree）；這部小說卻引起了康希爾雜誌（Cornhill Magazine）的編者弗烈得里克·格

林烏德 (Frederick Greenwood) 的注意。這一件事情說來也是非常偶然的，格林烏德所以會注意這本書，最初卻不過是爲了這本書的題名中：“Greenwood”一字卻巧是他的姓氏。可是在看了這本書之後，他卻發現了一位極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便約哈代替他的康希爾雜誌撰稿。這特約，哈代自然很樂意的接受了。他的應徵的稿子，便是那本有名的遠離了瘋狂的人羣（詳下）；這本書出版於一八七四年，纔使哈代第一步踏上了成功之路，那時作者的年齡是已經有三十四歲。從這時候以後，一直到一八九五年，這二十年的歲月完全是哈代的小說創作的時期。他把建築公司的職務也乾脆辭掉了。在這二十年間，他出版的書計有長篇十一部，短篇三集，差不多全是精心的作品，因爲哈代是從來沒有粗製濫造的習慣的。

在一八九五年，他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說無名的裘德（詳下）出版後，他的創作生活便遭到一個重要的轉機。這其實是一部哈代一生最爲代表的作品，但是因爲內容過於灰色的緣故，卻引起了不少批評家的苛刻的評語。哈代永遠停止小說的創作，也許還有着旁的我們所不知道的原因，但是這部裘德的不幸的遭遇，卻多少總是更促成了他的這個決意的。

這以後，哈代便又把創作的活動回到了詩歌的路上去。在這方面自從早期的失敗之後差不多停頓了有三十年；而在他一生中最後的三十年中，他卻又努力的寫着，所出版的詩集計有十本。哈代從來不寫雜文，晚年作中除了抒情詩之外，就祇有我們手頭這一部詩劇統治者（第一部出版於一九〇四年，第二部一九〇六，第三部一九〇八）和另外一個短短的詩劇了。

一九一二年，哈代的前妻吉福德·哈代逝世，在兩年之後，他就和他的書記弗羅命斯·愛蜜麗·德格倍爾女士（Florence Emily Dugdale）結婚。女士曾經當過新聞記者，也曾經寫過幾本兒童讀物；在哈代身後，她還寫了兩大冊的她的丈夫的傳記。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一日，哈代沒於他自己設計的多卻斯特的住宅裏，年八十八。他病了祇有一個月，一直到死時神志都很清楚，死前數小時，還叫他的夫人替他誦讀我馬·哈亞麥（Omra Khayyam）的四行詩。死後，葬於威斯敏斯特禮拜堂，但是他的心卻葬在故鄉的他的前妻的墓穴裏，在喪儀中，執拂者有首相包爾溫（Baldwin），工黨首領麥唐納（MacDonald），和名作家蕭伯納（Shaw），吉伯林（Kipling），高斯華綏（Galsworthy），戈斯（Gosse），巴里（Barrie）等人。

二 他的作品

哈代的統治者之外的其它作品，雖然彷彿在這裏沒有一述的必要，但是爲更了解作者的思想的，一貫的發展起見，在這裏就幾部代表的著作來作一個相當的介紹，大概也不是完全無益的事吧。

作者早期的小說，我們可以拿遠離了瘋狂的人羣（*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和本地人的回來（*Return of the Native*）二書來做代表；前者出版於一八七四，後者出版於一八七八年。

遠離了瘋狂的人羣是一部牧歌式的小說，以一個伶俐的鄉村姑娘貝斯歌巴·愛佛定（*Bessie Everdene*）的戀愛故事爲中心。她是個性情活潑的女孩子，對於呆板的鄉村生活頗有些不麻煩。農夫奧克（*Oak*）愛上了她，答應了她種種未來生活的幸福，但是當他提出了他們結婚之後，他們倆要永遠不離開一步的條件之後，她卻害怕起來。這種婚後生活她是忍耐不住的。她把奧克放棄，另和一位軍人結婚，這自然是一個錯誤，她的結婚是非常不幸的，到這時候她纔想起了奧

克的好處。不過這時候，她的境況卻跟以前完全不用；奧克始終忠心耿耿的替她管理着的財產，但是兩人的經濟地位的懸殊，卻使一切未來的希望都成爲不可能的了。全書故事比較簡單，但是始終籠罩着一種灰色的宿命論的空氣，又到處都顯示着風土描寫的特色，卻是可以代表哈代的作風的許多方面的。

本地人的回來也可以說是一部陰沈的作品，它的背景，即是在哈代的故鄉愛格登草原上，這部書裏的所謂本地人，本來乃是巴黎的一個珠寶商，名字叫克林·郁勃萊特（Clym Yeobright），但是後來因爲想做一些更有益於人類的事業，便覺得這種職業是太自私，而且太庸俗了。他回到故鄉來，先創辦了一個學校，以教育平民爲責志，此外又計劃着不少理想的事業。但是不幸，他愛上了一個美麗而熱情，但是慾望極大的女子。他們的結婚，使他的事業一天天的失敗，而離理想的人生也一天天的更遠了。到結果，這女子還是因爲不能滿足慾望而沈河自殺，但是這對於郁勃萊特已經太遲，他再想從新開始人生理想的追求，卻已經來不及。在這部書裏，哈代是對照的表現了兩種不同的人生觀的衝突，而到底，這兩種人生觀是相互的犧牲了。

一八九一年出版的杜伯維爾家的苔絲姑娘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一書，也許是被認為哈代的在藝術最爲完美的一部作品；它所寫的就是這位美麗的鄉村姑娘的一生事蹟。她在青春時代不幸做一個無義的男子的犧牲；但是這肉體上的點污，卻祇有使她的靈魂更聖潔起來。她生了個孩子，這孩子不久就死了，彷彿給了她一個從新做人過的機會。她後來在異鄉認識了一位紳士的兒子，叫安基爾·克萊 (Angel Clare)，克萊也是把她當做了天神般聖潔的女性看待。他們終於因戀愛而結合。在新婚之夕，苔絲姑娘把她的過去生活坦白的告訴了那男子，那知道竟得不到他的諒解；他對她幻覺完全破滅，殘酷的離開了她。剩下來，苔絲姑娘便祇能在絕望和窮苦中消度她殘餘的生命了。在這本書裏，哈代是使它的人物遭逢到了比其它的書裏所敘述的更冷酷的命運，苔絲可以說完全是這個無情而偉大的力量的犧牲者。

最後，我們自然還應該把那本引起了不少糾紛的無名的裘德 (Jude the Obscure) 說一說。裘德的故事是比較瑣屑的，大致是說一個出身低微的青年，對人生懷着崇高的理想，想成爲一個學者。可是，他的環境，他的遭遇，卻把他阻攔。一個愚蠢而平庸的女子愛着他，但是他卻愛着另一個